

《渡江侦察记》脚本中的故事

● 王晓君

今年是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百年诞辰纪念日,人们不禁会想起他演过的《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雷雨》《詹天佑》《早春二月》《乌鸦与麻雀》等100多部影视剧和舞台剧,他诸多艺术形象至今落在人们的心中。

我自然也忘不了2004年在孙道临家采访他的情景。孙道临家住淮海中路武康大楼,他的书屋充满着书卷气。话题转到他已保存了50多年的《渡江侦察记》拍摄的脚本上来。脚本为八开本,因年长日久,封面已磨损,纸已泛黄。我翻开本子密密麻麻的工整小字布满在字里行间,天头地脚,有圈圈点点的,有勾勾勒勒的心得体会,所感所悟。虽已时隔半个世纪,但脚本中的拍摄场序以及拍摄往事,孙道临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孙道临说:“1954年1月,当领导宣布由我出演《渡江侦察记》中的李连长时,我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这次扮演一位解放战争中我军英雄人物;惶恐的是自己正在转变文艺观,该歌颂什么,批判什么,如何塑造工农兵形象,心里

没个底,再说自己知识分子的味也较浓,与剧中李连长这个人物距离很大,一时竟不知从何入手。”

他1943年进入职业剧团,在舞台和银幕上塑造过许多类型的艺术形象,如《雷雨》中的周萍、《日出》中的方达生、《家》中的高觉新等,可就是没有演过工农兵。1949年,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也未担任过像“李连长”这样重要的军人角色。领导十分了解孙道临的心情,一面组织演员学习斯坦尼斯拉夫的艺术思想,一面组织演员深入生活。导演汤晓丹带队,剧组一行来到舟山沈家门海岛,他们与驻岛部队的侦察连战士同吃同住同出操。部队的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然而战士们保家卫国的精神是感人的。孙道临从内里去挖掘战士的心灵,去体验战士细腻的思想感情,去体察战士外刚内美的形体动作。每有心得感悟便记录在《渡江侦察记》的脚本中。

从沈家门回到上海后,汤晓丹又特地找来了当年渡江部队的侦察科长和渡江英雄连连长当顾问,他们就片中“李连长”在执行这一艰巨任务时,所应具有的职业思维与性格特点,为孙道临作了详细而又深刻的剖析与讲解,他们还安排了两位年轻的参谋带领他与另外几位饰演侦察兵的演员一起出操练兵。孙道临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常使周围群众误以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拍戏过程中,他们极其认真。为使演

员更好地进入角色,汤导演决定先拍外景戏,因为外景戏大多是动作戏。外部动作的表现比较容易掌握,同时,通过外部动作,也可进一步让演员感受到人物的内心。《渡江侦察记》的外景是在江北拍的,剧中的侦察班是由五个演员、五个部队的侦察兵组成,大家住在山中老乡家里。当时正值梅雨季节,霪雨霏霏,每到开饭时,剧组人员就要从山上往下走,手撑雨伞,踏着泥泞的小路,弯弯倒倒,经常泥沾一身,大家毫无怨言,更无人摆谱搞特殊化。

孙道临翻到脚本的第8页对我说:“这是拍刘四姐撑着竹篙跳到船上送李连长的一场戏。那时已是深秋了,头上飘泼大雨,雨点夹着凉意打在身上颇有些难受,而导演汤晓丹却穿着短裤,站在水里一边指挥拍摄,一边还帮着推船。那种忘我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在这个伟大的摄制组里,什么大导演、大演员、什么群众演员……大家都是平等的。剧组人员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出好戏向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厚礼。”孙道临在美国出访讲学时也曾谈到“这种靠集体智慧创作形象的思维是一种精神。”讲学结束后,一位美国学者感慨地说:“这类电影写出了人类的良心,我将选出十几部配上英文在我所在的大学里放映,给教师和学生欣赏。”

如今,孙道临《渡江侦察记》脚本等一批手稿已保存在他家乡嘉善创办的“孙道临电影艺术馆”中,但愿孙道临的艺术精神能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作者:著名文史掌故作家、《海派文化报》创报主编)

我们与崇思楼

● 徐汇中学高一(5)班 吴欣悦

高中入学前,我怀着对新学校的好奇与期待,上网搜索了相关资料,首先吸引我的,便是徐汇中学“徐家汇源4A文化景区第一站”的名号,其中,建筑“崇思楼”更是令我惊叹。

这座建于1917年的崇思楼,是我们学校历史最悠久的教学楼。它以外砖内木为主体,共有四层;以小礼堂正门为轴线,两侧各有9根高达顶楼的科林斯式柱子,这也成为了整栋楼主要艺术风格的体现。此外,东西两侧的入口廊柱也为科林斯柱式——一种由古希腊的多立克式、爱奥尼式进而演变而成的风格,据说其创作灵感源于设计师将一只花篮搬至柱头的美好愿望。

返校那天,班主任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崇思楼,告知我们的音乐课和美术课将在那里进行,还嘱咐我们上下楼要放轻脚步。听着老师生动形象又带着一丝悬念的介绍,不由使我更加好奇。

终于,开学的第一周,我们迎来了第一节音乐课,而我也终于迈进了那栋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建筑。

走过“汇学长廊”,从侧门踏过斑驳的石阶,上到二楼,左侧,便是著名的“汇学图书馆”。我站在门口,向里望着,浓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成百上千本的书籍在四周摆放得整整齐齐,一张不大的书桌上规矩地摆着台灯、毛笔和一座小小的地球仪,再往前看,是一把大提琴,安静地卧躺在一个书柜边,而在图书馆的中间,悬挂着一只铜铃——无声地悬挂着,不发出一点儿声响。整间图书馆显得宁静而肃穆,而正是这间并没有那么大面积的图书馆,却连接了中外,贯穿170多年的历史。我依然站在门口,久久不愿离去。

身边同学的催促声使我回过神来,我慢脚步,继续向楼上走去。木质的楼梯总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似要向我们诉说些什么。我们缓缓地走着,欣赏着这座充满西方特色的建筑的内部,和暖的阳光透过花窗,稀稀落落地洒在这无数名人曾站立过的木质地板上,头顶的吊灯发出明亮的黄色光芒,我仿佛置身历史的长河,久久不敢言——又或者,此时无声,胜有声。

后来,我们常常出入崇思楼,褪去了初来乍到时的新鲜感,我心中更多的,是对这座历史建筑的敬重,以及能够身处其中的自豪感。记得开学时校长的致辞,“崇思”,蕴含着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求学之道。校长还曾告诉我们:“徐者,缓也;汇者,聚也。徐汇徐汇慢慢都会;徐汇徐汇什么都会。”我们相聚在了徐汇中学,一同努力,不断地汲取知识,我们是新时期的少年,同时,我们也是历史文化的传承者。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崇思楼,简单的文字并不能完美地表达出我对它的赞美,但幸运的是,我们有着三年的时间与它相处——甚至更久,学校所带给我们的文化熏陶如烙印一般,将永远伴随我们未来的成长,我感恩崇思楼,更感恩我的学校。

植志苑

刊头书法 沈爱良

塑一尊头像

● 童孟侯

给名人塑一尊头像是有很深意义的,长久的怀念,永远的纪念,仿佛一直在我们身边。比如今年复旦大学为陈望道先生雕像,他不仅是复旦的校长,还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可了不得。不要说复旦的同学教授,校外有不少人慕名前去瞻仰那雕像。有个编词典的老师说得到位:雕像是守候于最圣洁的那方净土。

我家有个塑像,那是我父亲,他仙逝之后,我们兄弟姐妹五人请了雕塑家到家,专门为他塑造了一个铜像。我们仅塑五尊,一人捧回一尊,然后把模子销毁。虽然我父亲当过中华航空公司上海站站长,当过西南联大的讲师,但他毕竟不是沈从文、汪曾祺、朱自清,名气是不够大的,所以他的塑像像宝贝那样放在我们子女家中是比较适宜的。

有朋友看了我父亲的塑像后说:你也给自己塑个像嘛,跟你父亲一样。

呵呵,第一,我不是名人,更和品德高尚的泰斗沾不到一点边(数年前,有商家为巩俐和李娜塑了很大的雕像,结果老百姓根本不把这些雕像放在眼里——火候没到嘛);第二,我还健在。一般来说,人们是给走了的人塑像的,尚且活着,就早早塑起来,似乎有点……那个。

在欧洲,中产阶级为自己塑像已经很流行;在国内,它算是比较前卫的事。眼下不少中国小青年非但对塑像这件事一点都不忌讳,还很喜欢。有个姑娘说:美丽是天空中曾经飞逝过的鸟,要真实

地保存它的痕迹,就要在这只鸟飞翔空中最动人的瞬间,把它“记录”下来。塑像可以说是一种最美丽的方法。于是,这姑娘追着雕塑家而去,做个青铜的雕像,花了几万元在所不惜,买个LV或者爱马仕的名牌包包,也要成千上万哪。如果做玻璃钢的塑像价格可以降低下来,最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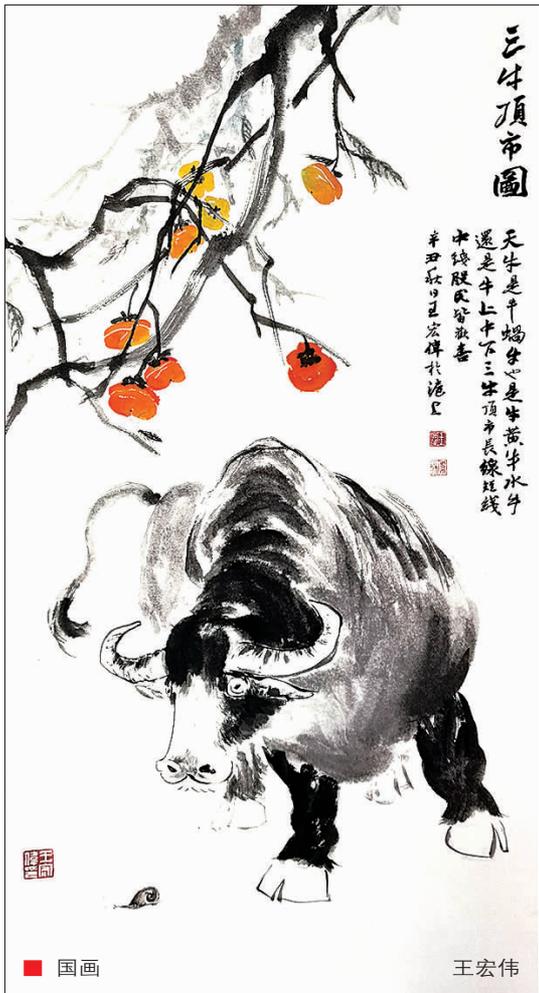
当然,这些姑娘小伙的雕像是放在自己家里,没有联系一下放到复旦、同济和交大等事宜。

有一次我去看个综合大型展览,走到一个专卖斯蒂克(手杖)的专柜,就流连忘返,太喜欢了。促销者立刻迎上来,给我介绍各种造型各种材质的斯蒂克,说:先生,如果这些你都没看上,我们公司可以为你私人定制一款斯蒂克,就是把你的头像放在斯蒂克的顶端,就是手握的地方。

我笑了:还要到你们公司去让雕塑家现场造像,还要请雕塑家,太烦了。我没说出口的是:做这么一根斯蒂克兴师动众,得多少钱哪!推销员说:

不用,现在电脑有三维,还有3D打印,几分钟就解决设计了。价格嘛,大约在1500块左右。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心思:今后我一路拄着斯蒂克,一路摸着



■ 国画

王宏伟